

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 of a forest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vibrant red and pink flowers. In the middle ground, a stone bridge with a single arch spans across a body of water.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tall, slender trees with dense foliage in shades of green, yellow, and orange, suggesting an autumn setting.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colorful.

Doktor Kubaro

日瓦戈医生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著

王希悦 译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日瓦戈医生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著

王希悦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瓦戈医生 / (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 ; 王希悦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17-3506-9

I. ①日… II. ①帕…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0049号

日瓦戈医生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作 者 /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译 者 / 王希悦
责任编辑 / 王学刚
封面设计 / 袁 洁 班 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32
字 数 / 540千字
版 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43.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506-9

译者序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苏联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0年1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莫斯科艺术精英之家，犹太人家庭。父亲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是位出色的画家，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的教授，俄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曾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画过插图，并有画作收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这些都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母亲罗莎尔·伊西德罗芙娜·考夫曼师从鲁宾斯坦，是位天才的钢琴家。画家谢洛夫、弗鲁别利、科罗温以及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等知名人物都是他们家庭聚会的常客。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意象丰美、音韵和谐的特点。1908年，帕斯捷尔纳克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历史语言学系哲学专业。1912年，动身前往德国马尔堡大学哲学系学习。1914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云中的双子座》。接着，陆续出版了《越过壁垒》（1916）、《生活——我的姐妹》（1922）、《主题与变奏》（1923）、《第二次诞生》（1932）等多本诗集。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创始于40年代末，写作近10年，直到1956年才最终完成。小说主题揭示的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即俄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命运问题，也就是体现为人与历史的问题。小说触及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方方面面，凝聚了作家对人类、对历史、对社会以及个体生命的全部体验和思考。在主人公日瓦戈医生短暂的40多年的人生中，他经历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新经济政策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诸多社会大变动，同时也伴随着饥饿、贫穷、屈辱等种种精神磨难。小说正是以这些广阔的历史画面

为背景，描绘了俄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 30 多年变革中的悲剧命运。

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出生于西伯利亚富商之家，但父亲遗弃了他们母子俩，后来父亲受到事业伙伴的陷害，挥霍了百万家产，卧轨自杀。而尤里 10 岁时，母亲又去世了，他成了孤儿，被舅父带到莫斯科，寄养在格罗梅克教授家里。日瓦戈天资聪颖，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外科医学，而且喜爱哲学和历史，还擅长作诗。大学毕业后，他同纯洁、美丽的教授女儿冬尼娅结为夫妻。日瓦戈对人对事严谨、客观冷静，同时又具有宗教影响下的博爱精神，在他身上明显体现出诚实、正直的旧知识分子特征。他憎恶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憎恶革命前的俄国旧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战，担任部队军医。他也曾衷心地欢迎十月革命，支持苏维埃政权，主动留守在医院，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莫斯科的粮食及日用品奇缺，为了不至于饿死，他们才举家迁往乌拉尔。然而，沿途的所见所闻以及被抓到游击队的生活，还有诸多血淋淋的现实，使他对革命产生了隔阂。日瓦戈思想的矛盾在于，他既肯定革命的正义性，又否定革命的暴力手段，他认为只有善才能带来善。虽然他始终未和白军同流合污，但也越来越与革命政权格格不入。当在瓦雷基诺的世外桃源生活最终破灭，寄托他美好理想的同拉拉的爱情也成为泡影，而能给他温暖的家人又远在国外，心力交瘁的日瓦戈只身返回莫斯科。在首都，日瓦戈瞧不起那些迎合时尚的知识分子，他宁愿干一些粗活糊口。最后，心脏病发作，猝死街头。

女主人公格拉丽萨（拉拉）的命运同样悲惨。她和日瓦戈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一个主线，也是描写最为动人的篇章。拉拉在少女时代遭到父亲的朋友、无耻的律师和政客科马罗夫斯基的蹂躏。但她不甘堕落，努力摆脱恶棍的纠缠，读完大学，毕业后与安季波夫结合，他们来到拉拉的出生地，即乌拉尔的尤梁津城申请到小学教师的工作，有了一个女儿，叫卡佳。后来丈夫上了前线，杳无音信。拉拉去前线寻夫，一无所获。拉拉留在前线医院做护士，与日瓦戈医生相遇、相知并相爱。但她终究未能逃脱科马罗夫斯基的魔掌，她与日瓦戈所生的女儿也流落他乡，历尽磨难。最终，拉拉在参加完日瓦戈的葬礼后，被关进了劳改营，因为她的身份是逃亡国外的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长的夫人。拉拉的一生受尽摧残和磨难，但她仍未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她所表现的人格魅

力正是日瓦戈所期冀的理想化身。

《日瓦戈医生》最初的书名之一叫作《男孩子与女孩子》，源于勃洛克的诗作《柳枝》的第一句，除了纪念勃洛克之外，这也表达了一种与该诗相同的心绪，即受难的生命得永生。而1948年，在完成小说的第四章后，作家才最终将小说的书名定为《日瓦戈医生》，主人公日瓦戈的俄语拼写，是生命以及生活之意，容纳了作家对生和死的态度，以及对受难—死亡—永生等问题的思考。

作品完成后，因书中所体现的对十月革命的态度问题而未予在国内发表。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译本率先在米兰问世，立刻引起轰动，旋即被译成多达15种文字，在西方形成空前的帕斯捷尔纳克热潮。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肯定作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这一决定激怒了苏联官方和文学界的领导，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将其上升到政治层面，将小说列为“世界第一本政治禁书”，认为作家对国家、革命和人民心存不满，并把作家开除作协，同时，国内新闻媒介也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官方还警告说，如作家出国领奖，将永远不得返回苏联。迫于压力，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在《诺贝尔奖》（1959）一诗中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境。

诺贝尔奖

我完了，如同一只受围猎的野兽。
人间自有人在，有自由，有光明，
而在我的身后是一片追捕的喧嚣，
回头顾望逃出厄运已然杳无期冀。

黑暗的森林和池塘岸边，
还有被砍倒的云杉原木。
周边的通路完全被切断，
一切无所谓，悉听尊便。

我做了什么污秽之事，
我是杀人犯还是恶棍？
我只是迫使整个世界，
为我的美丽大地哭泣。

但是即便行将入木，
我也相信终有一天，
向善的精灵会战胜，
卑鄙和仇恨的暴力。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痛苦和孤寂中病逝，结束了苦难的一生。1988年，蒙尘30载的《日瓦戈医生》终于回归苏联，在《新世界》杂志刊出，它的作者也得以平反昭雪，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证书也由其子在1989年代为领取。

小说主要人物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尤拉、尤罗奇卡）：外科医生，西伯利亚富商之子。自小被父亲抛弃，与母亲相依为命，10岁后成为孤儿，被舅父带到莫斯科寄养在格罗梅科教授家。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日瓦戈：日瓦戈医生之母。

安东尼奥·亚历山大罗芙娜·日瓦戈（冬尼娅、冬尼卡、冬涅奇卡）：日瓦戈医生之妻，格罗梅科教授之女。十月革命后与日瓦戈失散，移居国外。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化学教授，日瓦戈医生的岳父。与女儿冬尼娅移居国外。

安娜·伊万诺芙娜·格罗梅科：冬尼娅之母，日瓦戈医生的岳母，西伯利亚铁矿场主克留格尔之女，患肺病去世。

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格兰尼亚）：日瓦戈医生同父异母之弟。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助日瓦戈医生，在医生死后，整理其遗稿出版。卫国战争后成为苏军少将，找到并资助日瓦戈和拉丽萨所生之女塔尼亚，又把日瓦戈医生遗著交给他的老朋友们。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杰尼亚平：日瓦戈医生的舅父，还俗教士，他的思想对日瓦戈影响很大。

拉丽萨·费奥多罗芙娜·吉沙洛娃（后随夫姓安季波娃）（拉拉、拉罗奇卡）：日瓦戈医生的情人。尤梁津教师，战争年代部队护士。帕·帕·安季波夫之妻，后又被迫嫁给科马罗夫斯基。

阿玛丽亚·卡尔洛芙娜·基莎尔：拉丽萨之母，俄裔法国寡妇。丈夫去世后，她带子女到莫斯科，买下一间制衣作坊为生，是科马罗夫斯基的情人。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帕沙、帕图利亚、帕什卡、斯特列利尼科夫）：拉丽萨之夫，曾与拉丽萨一起在乌拉尔尤梁津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准尉，被俘后，敌人将其带到国外，十月革命后逃回，并参加

红军，战功卓著，衷心于苏维埃政权，可是后来却成为大清洗的对象，被迫自杀。

帕维尔·费拉庞托维奇·安季波夫：帕·帕·安季波夫之父，养路工，1905年革命参加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季维尔津：铁路工人，帕·帕·安季波夫在其家里长大。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先为日瓦戈医生父亲的私人律师，后为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长，苏联政权建立后，逃往蒙古。

卡佳（卡坚卡、喀秋莎、卡季卡）：安季波夫和拉丽萨之女。

塔尼亚（塔尼亚·别佐切列多娃、塔尼卡、塔吉亚娜、塔纽莎）：日瓦戈医生和拉丽萨之女。

马克尔·夏波夫：亚·亚·格罗梅科家扫院子的仆人。手很巧，会干木工活，但嗜酒。十月革命后，飞黄腾达成为房管员。

阿加菲娅·吉洪诺芙娜：马克尔之妻。

玛丽娜·马克尔洛芙娜（玛琳卡）：马克尔之女，电报总局的电报员，在日瓦戈医生返回莫斯科后，成为他的妻子，他们生有两个女儿。

米哈伊尔·格里戈利耶维奇·戈尔顿（米沙）：日瓦戈医生童年朋友，知识分子。

因诺肯季·杜多罗夫（尼卡）：日瓦戈医生童年朋友，被流放后仍恢复了大学教授职位。

奥西普·基马泽金诺维奇·加里乌林（尤苏普卡）：安季波夫的童年伙伴，学徒工出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中尉，十月革命后参加捷克军团，指挥干涉军同红军作战，苏维埃政权敌人。

基马泽特金：加里乌林之父，铁路工人大院看门人。

阿维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增：克留格尔的瓦雷基诺领地管家。

利维里·阿维尔基耶维奇·米库利增：游击队领导人，阿·斯·米库利增之子。

阿格里萍娜·谢维里诺芙娜·米库利增娜（谢维良卡大小姐）：利·阿·米库利增之母。

谢维良卡四姐妹：阿格里萍娜、叶芙多基娅、格拉菲拉和谢拉菲玛（西姆什卡），尤梁津四位知名女性，父称谢维里诺芙娜，姓佟采娃。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5 点钟开出的快车	3
第 二 章	另一境地的少女	19
第 三 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	57
第 四 章	大势所趋	83
第 五 章	告别旧世界	116
第 六 章	莫斯科的住宿处	148
第 七 章	旅行途中	187

下 卷

第 八 章	抵达	231
第 九 章	瓦雷基诺	252
第 十 章	在大路上	278
第 十 一 章	林中游击队	297
第 十 二 章	甘甜的花楸树	317
第 十 三 章	雕像楼的对面	337
第 十 四 章	重返瓦雷基诺	373
第 十 五 章	结局	413
第 十 六 章	尾声	446
第 十 七 章	尤里·日瓦戈的诗作	459

上 卷

第一章 5点钟开出的快车

一

伴随着《安魂歌》的曲调，送殡的队伍向前慢慢地走着。歌声休止的时候，脚步的声音、马蹄的声音、轻轻的风的声音似乎依然在反复吟唱着那支歌。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画着十字。其中还有些好奇的人向行列走来，问：“是谁家出殡啊？”回答是：“日瓦戈。”“原来如此。这就清楚了。”“但是，下葬的不是老爷，而是夫人。”“反正一样，都是上天的安排。丧事办得真阔气。”

最后这点有限的时间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芸芸众生。”神甫念诵完，便画着十字，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身上撒下一撮黄土。人们唱起《义人之魂》，接着便忙碌起来，合上棺盖，把它钉牢，然后放入墓穴，这就表示下葬开始了。只看见4把铁锹飞快地将黄土雨点似的撒向了坟墓。坟上堆起了一个土丘。一个10岁的男孩踏了上去。

在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有一种迟钝和恍惚的感觉，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觉得似乎趴在坟头上的小男孩要在母亲的坟上说几句话。

只见那个小男孩仰起头，用空洞的目光把寂寥的秋日天空和寺院的圆顶扫视了一下。他那长着翘鼻子的脸顿时变得很难看，脖颈伸直。看他那样子，就好像一只马上要嗥叫的小狼。那个小男孩双手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迎面飞来的一片乌云洒下阴冷的急雨，仿佛用一条条湿漉漉的鞭子抽打他的手和脸。这时候坟前走来一个身穿黑衣、衣服的窄袖上镶了一圈

皱襞的男子。他就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杰尼亚平，是死去的那个女人的弟弟、小男孩的舅舅，是个自愿还俗的神甫。只见他来到小男孩跟前，把他从墓地领走了。

二

他们在寺院的一个房间里住了下来，因为舅舅是这里的老熟人。那个时候正值圣母节^①前夕。明天，这个孩子就要和舅舅到南部一个很远的地方、伏尔加河畔的一座省城去。小男孩的舅舅尼古拉神甫在那儿的一家出版社工作，那家出版社发行的是一份进步的地方报纸。他们的火车票已经买好，单间居室里放着捆扎停当的行李。因为车站离得非常近，冷风时不时地送来来回开动的火车头那如泣如诉的汽笛声。

到了晚上，天气骤然变冷了。从两个落地窗户朝外望过去，可以看到周围种着黄刺槐的不值得观赏的荒芜的菜园的一角，还可以看到大路上一个结了冰的水洼，甚至还可以看到刚刚埋葬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的那片墓地。菜园里只有几棵冻得发青的干巴巴的白菜，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一阵风吹来，一丛丛落了叶的刺槐便发疯似的晃来晃去，纷纷倒向路边。

夜里，窗子上的敲击声惊醒了小男孩尤拉。幽暗的单间居室不可思议地被一道晃动的白光照得很亮，只看见穿着一件小褂的尤拉跑到窗前，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他向外望去，既看不见菜园，也看不见道路，更看不见坟地。外面狂风呼啸，空中扬起一片雪尘。仿佛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的力量，于是便因为吓坏了尤拉而沾沾自喜。这时候风在呼啸、狂吼，好像是故意要吓唬尤拉似的。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天上接连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好像是给大地盖上了一层层的尸衣一样。这时候天地间只有狂风大雪，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尤拉从窗台上爬下来，头一个念头就是要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干点什么。或许是他怕大雪埋住寺院的白菜，挖不出来的缘故；又或许是怕妈妈被大雪压住，而她无力抗拒，只能离他更远、更深地沉睡在地下。

^① 圣母节：东正教节日，在俄历10月1日。

最后他哭了起来。这时候，被吵醒的舅舅对他说了阵关于基督的话，轻声地安慰他，后来舅舅打着呵欠踱到窗前，陷入了沉思。天放亮了之后，他们便开始穿衣服。

三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还不知道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们，一个人在西伯利亚和国外的许多城市寻欢作乐，眠花宿柳，万贯家财像流水一般被他挥霍一空。尤拉常听人说，父亲有时在彼得堡，有时在某地集市上，但经常会在伊尔比特的集市上出现。

后来，体弱多病的母亲又患了肺病。她经常去法国南部或意大利北方治疗，尤拉也曾经陪她去过两次。就这样，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在一连串哑谜似的事件中，在常常变换的陌生人的照料下，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对这些变化早就习惯了。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中，他对于自己父亲不在身边丝毫不觉得奇怪了。

当初那个时代，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要冠上他家的姓氏，不过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呢。

其中有日瓦戈工场、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日瓦戈别针扎领带法，甚至还有一种像糖酒点心那样的圆形甜饼也被叫作日瓦戈饼。另外，无论在莫斯科的哪条街上，只要对车夫喊一声：“到日瓦戈家！”就如同说了一句：“到遥远的地方去！”车夫立刻就会驾着雪橇把您送到极远的“国度”。在您周围是一处静静的花圃，乌鸦落在下垂的雪松枝头，踩得枝头的雪纷纷往下落。它们“呱、呱”的聒噪，仿佛干枝爆裂时的脆响，传送到四面八方。从林荫道那边的新屋里有很多条良种狗跑过来，越过了大路。暮色渐渐来临了，同时屋里的灯火也亮了起来。

突然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们家破了产。

四

1903年的夏天，舅舅带着尤拉乘一辆四轮马车到杜布良庄去，那个庄园是爱好艺术的丝绸厂厂主科洛格里沃夫的。舅舅是去拜访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

这时候正是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大忙的时候。田野上一个人也没有，不知到底是因为过节的缘故，还是因为恰好是吃午饭的时候。阳光暴晒下还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就像是剃了一半脑袋的囚犯一样。小鸟在田野上空盘旋。没有一丝风的时候地里的小麦秆挺立着，垂下麦穗。割倒的小麦被一蓬一蓬地堆在离大道很远的地方，如果长时间地凝望过去，它们就像是些活动的人形，似乎是丈量土地的人沿着地平线边走边往本子上记什么。

“这一片地呢？”舅舅向出版社里干粗活兼看大门的帕维尔问道。这时他正交叉着两腿，弯着腰斜坐在自家的驾车座上，他并不是真正的车夫，一看就了解他不是干这一行的。“这片地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帕维尔一面抽起烟来，一面回答：“这一片地是老爷家的，那一片……”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停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才是农民的呢。驾！又睡着了？”他不时地吆喝着马，好像是机器师注视着仪表似的，一动不动地瞅着马尾巴和马屁股。

这两匹牲口也和天下所有拉车的马一个样，辕马天生憨厚，老实地跑着，拉边套的马却像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把身子弯得像一只天鹅一样，只晓得跟着晃动的铃声跳甩腿舞。

舅舅带来了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书的校样。出版社要求他再改动一下，因为书刊审查得比以前更严了。

“太不像话了，这个县里的老百姓。居然有人在潘科夫乡杀了个做买卖的人，然后还有人把县里的养马场都烧了，对这类事，你怎么看？你们乡里的人怎么说？”舅舅说。

然而帕维尔把事情看得非常糟，甚至已经超过了那个不许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发表有关土地问题的激烈言论的书刊检察官。

“他们怎么说？对老百姓太放纵了，宠坏了，就是这么说的。要是任由那些庄稼汉胡闹，他们就会手足相残，并且闹得鸡犬不宁。驾！又睡啦？”

这是舅舅和尤拉第二次去杜布良庄园了。尤拉自认为对这条道路再熟悉不过了，每当田野向两旁远远地延伸开去，前后一望仿佛被树林镶上一条细边的时候，他就感觉到那向右转弯的地方马上要到了，而且一拐过弯去，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全景就会展现在眼前，还有那条在远处闪闪发亮的河以及对岸的铁路，可是他每次都估计错了。只见过了树林又是树林，过了田野还是田野。不断变换的一片片田野令人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产生出幻想并思考未来的渴望。

后来那些书使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变得非常有名，此刻即使一本还没有写出来，不过他的想法已臻成熟。他还不知道，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时来运转了。

这个人必将跻身于当代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并将崭露头角。他探索过一切他们关注的问题，然而除了通用的专业术语之外，他与他们便毫无共同之处。那些人都抱残守缺地信奉某些教条，满足于咬文嚼字，不求甚解。当过教士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探索过托尔斯泰主义，并不断地尝试深入研究。他热心追求的思想，应该是可以鼓舞人的东西，在前进中如实地指明种种不同的道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这种主义就好像是横空的闪电与滚雷，应当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渴求的是崭新的观念。

和舅舅在一起的时候是尤拉最愉快的时候。他和自己母亲一样，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他非常像母亲，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不抱任何成见。他和她一样，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也与她一样，对一切事一眼就能看穿，并且只要这些想法还没改变，一开始是怎么想的，他就会怎么说。

尤拉非常高兴舅舅带他上杜布良庄来。那是个很美的地方，它的景色会让他记起酷爱大自然、常常带他一同散步的妈妈。除此之外，更让尤拉高兴的是，他又要同住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的那个中学生尼卡·杜多罗夫见面了，尽管尼卡不那么把他放在眼里，因为尼卡比他大两岁。尼卡在握手的时候总是使劲把自己的手向下拉，还会把头垂得很低，头发披下来遮住前额，挡住了半边脸。